

九十九年南島學術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初步成果報告

災難的文化理解： 以紐西蘭北島 Tongario 國家公園境內的毛利人為例

計畫類別： 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選送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短期出國研修補助案
 世界南島研究國外學者訪台交流補助案

執行期間：99 年 7 月 6 日至 99 年 9 月 4 日

計畫單位/人員（簽章）：

成果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附註：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或研究計畫成果全文資料，授予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南島學術研究計畫辦公室，得限計畫辦公室於教育部申請年度計畫或呈報成果時使用，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11 日

世界南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田野可行性調查
台大人類學研究所 杜奕寧

目錄

摘要	II
壹、前言		
一、田野時間	1
二、田野地點	1-3
貳、田野預調初步發現		
一、田野地概述	4-6
二、儀式活動	6-9
參、未來研究發展方向		
一、人與地景的互動	10
二、災難性的構築	10-11
肆、參考文獻	12
伍、田野照片	
陸、成果評估	



摘要

本次計畫執行期間為 2010 年 7 月 6 日至 9 月 4 日間，為期 61 天，田野地點位於紐西蘭北島中部 Tongariro 國家公園境內的 Ohakune 鎮，以及東北部的 Te Teko 鎮，筆者前往這兩個地方進行實際的田野調查，並且探究未來研究方向可能發展的方向。除此田野調查外，筆者也前往奧克蘭、威靈頓兩地蒐集書面資料，與當地的學術社群交流連結。

筆者在 Ohakune 鎮與 Te Teko 鎮透過參與觀察和文字記錄的蒐集，找到當地的特點，也藉由 Ohakune 鎮當地 Ngati Rangi 部落部份人的訪談，帶領筆者體驗生態之旅，以及 Te Teko 當地 Ngati Awa 部落人的介紹、訪談和參加許多會議、儀式，使筆者更深入了解毛利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關係。這些資料也替筆者提供未來研究可行的方向：(一) 隨著 Ohakune 鎮的發展，當地由一個從事第一級產業的小鎮轉為冬季滑雪觀光重鎮後，毛利人與地景之間的互動關係開始發生轉變，這樣的轉變是過去少有研究者注意到的地方。(二) 無論是 Ohakune 鎮或是 Te Teko 鎮，紐西蘭許多地方都是自然災害潛在的地方，可是回顧當地的發展過程中，卻發現自然災害對於當地沒有造成戲劇性的影響，同時毛利字彙中也沒有任何一個可以貼切形容「disaster」的字眼，僅能從毛利人的故事和環境知識裡發現災難的痕跡。然而在現代社會生活的衝擊之下，西方科學、地區政治經濟發展與毛利人的環境觀發生衝突時，「disaster」、「danger」這樣的形容詞開始被當地人所使用，也被科學家和地方政府使用，有關「disaster」、「danger」這樣的觀念如何被帶入現代社會中，又在哪些生活場域裡被運用，這一點可以與人類學有關災難是什麼的討論進行對話。

關鍵字：紐西蘭、毛利、災難、地景

This is a report for “World Austronesian Studies: Graduate Scholarship for Preliminary Fieldwork “ sponsored the fieldwork on Maori in Ohakune and Te Teko in the north island in New Zealand, from 6 of July to 4 of September 2010.

Through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collect text data, deep interviews and join some ceremonies, the author discovered the speciality of Ohakune and Te Teko. Moreover, the author noti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ri and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between Maori themselves. These data also provide the author some aspects worth of further research. First, as Ohkune developed from a farm town into a winter ski town, the way Maori from Ngati Rangi interacted with the whole landscape has changed. This kind of change was seldom noticed by other researchers. Second, both Ohakune and Te Teko are harzardous area, but there weren't disasters that dramatically influenced the local people. There is no word that can describe 「disaster」 in Maori language but only in stories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However, words such as 「disaster」, 「danger」 become the words used by the locals, scientists and officials in modern society. To know how this come into happen may be a point to look back into the discussion about what is a 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壹、 前言

一、 田野時間

本次申請田野可行性計畫調查案，實際執行的時間為 2010 年 7 月 6 日至 9 月 4 日，維期 61 天。田野地點為紐西蘭北島。本次的計畫可以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是在奧克蘭，前往奧克蘭大學圖書館蒐集紐西蘭當地毛利研究的書面資料，打理生活和交通事務，並且與奧克蘭大學人類學系做學術上的連絡；第二部份是前往威靈頓與筆者在台灣事先連絡的 GNS 組織，以及毛利發展事物部的人員會面，做進入田野更進一步的連繫；最後則是實際進入田野進行參與觀察，包含一些訪談調查，主要以英語進行，部份毛利文則由筆者的報導人自行翻譯或介紹筆者進入田野的朋友幫忙。

此次的田野地點除了行前申請書上寫的 Tongariro 國家公園境內的 Ohakune 鎮之外，還前往另一個地點：Te Teko。筆者一開始透過 GNS 科學組織裡的毛利策略負責人，連繫 Ngati Rangī 部落裡的 Keith 先生，然而就在筆者與他碰面的隔天，他便因生意前往澳洲，筆者嘗試透過各種方式與 Ngati Rangī 的人連繫，但因為 Ohakune 已經是一個觀光小鎮，平常鎮上出現的人多是觀光客，毛利人在此處都散居在近郊，沒有熟人介紹根本不知道部落的人住在哪。Ohakune 鎮中心有一個 Ngati Rangī 家族居住處與辦公室，筆者也前往辦公室尋求協助，辦公室則表示他們十分忙碌，僅能提供筆者網路資料。而筆者在參加行政院舉辦南島國際會議時，認識毛利發展事務部的 Hemana 先生，他曾經在該區域發生地震時擔任地方負責人，他表示若筆者前往他的家鄉 Te Teko，他願意接待筆者。而筆者原先即預計前往一個 1886 年被火山爆發掩埋的毛利村莊，恰好這個的方距離 Te Teko 不遠，於是筆者便決定先離開 Ohakune 到 Te Teko 走一趟，等到 Keith 先生回國後再 Ohakune 拜訪，因此多走了一個地點。

二、 田野地點



紐西蘭地圖

出自 香港天文台網頁



http://www.hko.gov.hk/wxinfo/climat/world/chi/australia/nz/new_zealand_c.htm

Ohakune 位於紐西蘭北島正中央，座落在 Ruapehu 火山的南側。是紐西蘭北島火山帶的一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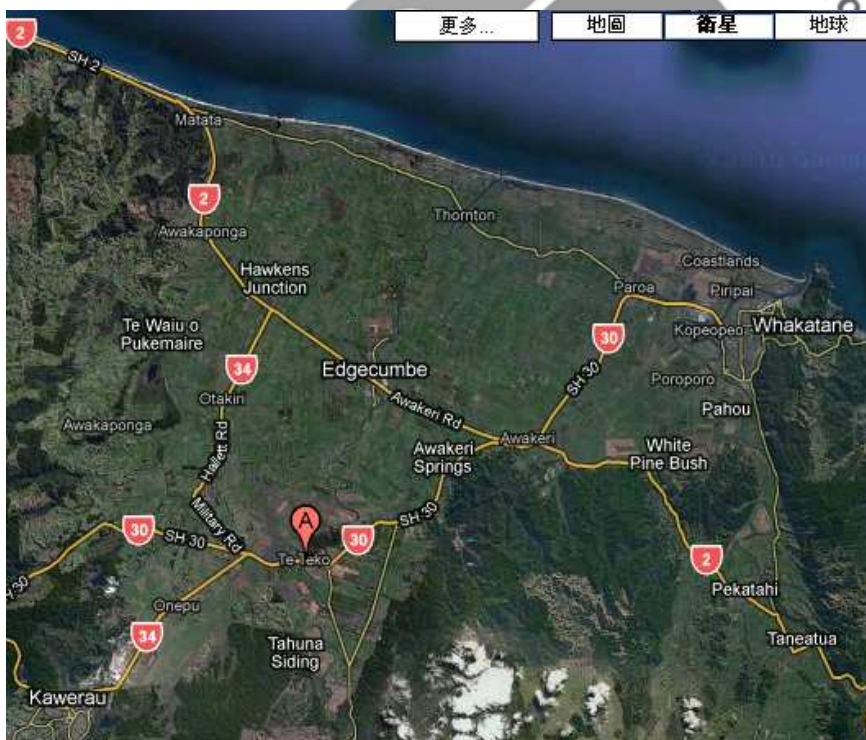


Ohakune 鎮中心位於本圖的下方，圖的最上方則是 Turoa 滑雪場。

圖片來源：Ohakune 資訊網頁

<http://www.ohakune.info/location-map.html>

Te Teko 位於圖中 A 標示處，紐西蘭北島的東北海岸 Bay of Plenty 區域。



Te Teko 與附近的 Edgecumbe、Kauerau 與 Whakatane 形成一個生活網，此區域時常淹水，特別是圖的左上方 Matata 地區於 2005 年曾發生大水災，該區域也是紐西蘭北島火山帶的一環。

圖片來源：
Google 地圖

<http://maps.google.com.tw/maps?q=Te+Teko+map&hl=zh-TW&gbv=2&ndsp=20&ie=UTF-8&s>

a=N&tab=il



貳、 田野預調初步發現

一、 田野地概述

1. Ohakune

座落在接近紐西蘭北島的中央，Ohakune 是冬季滑雪觀光的重鎮，Ruapehu 山南面的大門，也是 Whanganui 河的源頭。約在 17 世紀中葉位在 Rangataua 的毛利村落受到 Ngati Raukawa 攻擊而逃到 Mangaorongo 並建立了一個 pa (防禦寨)，位置就在今天的 Ohakune。當地的毛利部落 Ngati Rangi 認為他們在其他毛利部落來到紐西蘭的大遷移時代之前，就已經來到現今的這個地方。約在 1894 年外界開始有路可以進入 Ohakune，1908 年 3 月鐵路連解了這個地方與外界，使得該區域不僅與附近的 Raetihi、Waiouru 和 Whanganui 形成生活網絡，更擴大連繫了這個地區與 Auckland 和 Wellington 的交通。

鐵路開通後，Ohakune 開始發展比較密集的伐木業，較大型的畜牧業也跟著進入這個地區，該地的農業則是 20 世紀初中國人在二次淘金潮期間引入大量根莖類作物進入此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紅蘿蔔，紅蘿蔔與滑雪是現今 Ohakune 鎮吸引觀光客的兩個招牌。滑雪產業則在 1913 年開始將眼光注意到 Ruapehu 山，現今紐西蘭北島共有 4 座滑雪場，其中 3 座就位在 Ruapehu 山上，距離 Ohakune 最近的 Turoa 滑雪場是最新的一座，於 1970 年代建成，從此也改變了 Ohakune 居民的生活。長久以來在此地生活、現今仍留在此地的 Ngati Rangi 人主要從事的工作包含伐木業、參與農場工作或是與觀光相關的產業。

1908 年時，Ohakune 正式成為一個市鎮區，並在 1911 年得到自治權。該地區的人口在 2006 年調查顯示共有 1,101 人，性別與族群分佈如下表：

	Ohakune	Manawatu-Wanganui Region
Male	567	108,363
Female	531	114,063
Total	1,101	222,423

Symbol:
C confidential

	Percent
European	64.6
Māori	36.8
Pacific peoples	2.8
Asian	6.5
Middle Eastern/Latin	0.0
American/African	0.0
Other ethnicity	10.1

Symbol:
C confidential

資料來源：Statistics New Zealand

<http://www.stats.govt.nz/>

根據筆者在 Ohakune 實際的觀察，這個鎮人口外流十分嚴重，由於滑雪觀光業進入，冬季的 Ohakune 一到週末便湧入來自紐西蘭北島各地的滑雪客，或是平日亦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滑雪客，冬季成為住在這個區域、沒有專業技術的居民少數有工作機會的時候，到了夏季，這些居民就面臨失業、離開此地尋找其他工作機會的窘境。此外，鎮中心的房價也隨著滑雪的浪潮提高，使得許多原先住在此的居民無法負擔生活費，因而遷往鄰近的 Raetihi 鎮，或是更遠的地方，將自己的房子賣給人當冬季的滑雪度假小屋。除了在週末蜂擁而至的滑雪客和觀光業，生活在 Ohakune 還有一個必然注意到的特色，就是每天中午 12 點整大作聲響的警鈴。由於該地的消防員皆是義務人員，任何意外發生時皆必須借助警鈴來召集消防員，因此警鈴的有效性十分重要，每天中午在 Ohakune 都會聽到的警鈴聲是為了確保警鈴

有效的測試。

儘管有鐵路的開通，前往 Ohakune 的交通仍舊不甚便利，原因是紐西蘭地廣人稀，鐵路運輸的便利性仍舊有限，較為便利前往此處的大眾交通運輸是 intercity bus，然而這種客運一天只有一班出、入 Ohakune，進入 Ohakune 後的交通方式只能仰賴步行，於是大部分來此地的滑雪客仍舊會採行在紐西蘭旅行最常見的交通方式：租車。當地居民無論是白人或毛利人的交通方式也是開車為主。

Ohakune 鎮上也可見許多教堂，然而有些教堂因為信徒流失，現今僅剩下建築物存在，上有在運作的有 Anglican church 和 Mountain church，信徒人數皆不多，多數以白人為主，Anglican church 的聚會是隔週輪流在 Ohakune 與 Raetihi 進行。Ngati Rangi 部落在 Ohakune 鎮中心有一間聚會所：Maungarongo marae，裡面包含 Ngati Rangi 的辦公室、健康中心、幼稚園和毛利小學、天主教堂。Maungarongo marae 是 Ngati Rangi 部落中一支家族所建立，當初建立的理念就是想要一個天主教的 marae。然而這間天主教堂的崇拜使用是與位在 Raetihi、Waiouru 的天主教堂三間輪流。除了天主基督宗教體系，在 Ohakune 前往 Raetihi 的路上還可以見到一間 Ratana church，是一間毛利信仰的教堂，非毛利人無法隨便進入。

此外，居住在這裡的居民多半家中會有一個燒木柴的火爐，儘管多數人家裡都有電暖爐，仍舊會購置一個燒柴火的火爐，柴火來源除了自己家裡的院子所種的樹可以取得，就是鎮上唯一的一間連鎖超市 New World 或是一家木柴場可以購買。因此，在 Ohakune 鎮需要發動警鈴、出動消防員處理的意外事件除了火山爆發、滑雪客的交通或滑雪意外，就是火災了。

2. Te Teko

Te Teko 是屬於 Bay of Plenty 區域的一個小鎮，該地的毛利人屬於 Ngati Awa 部落，在大遷移的時代乘坐 Matatua 獨木舟來到 Whakatane，之後才由 Whakatane 沿著 Rangitaiki 河擴散到 Edgecumbe、Kawerau 和 Te Teko。

這個鎮面積相較於 Ohakune 而言比較小，鎮上只有一家小雜貨算是超級市場，一間警察局與保齡球俱樂部，住在該地的居民在生活機能上必須仰賴鄰近的 Edgecumbe 和 Kawerau，只要能夠到達這兩個鎮，無論是連鎖超市、圖書館、加油站、消防局等資源都能夠取得。然而這個地方的大眾交通運輸仍舊不發達，火車與該地區的伐木工廠結合，僅用來運輸木材，若要進入這個地方，除了自行租車外，也只能依靠一天一班的 intercity bus，可是要移動到另外兩個城鎮還是十分不便，因此當地的居民多半自行開車。在生活機能上雖然不大方便，但是在教育方面，Te Teko 鎮上就有一個幼稚園和小學，中學以上的教育則必須前往 Edgecumbe、Kawerau 或是 Whakatane。

根據筆者的觀察，住在這裡的居民多半從事農牧工作或伐木業，在 1952 年 Kawerau 有一間瑞典投資的伐木工廠 Norske Skorg 設立後，為該區域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

Te Teko 鎮的人口以毛利人居多，總人口於 2006 年的調查共有 627 人，性別與族群分布如下表：

Ethnic groups

- The most common ethnic group in Te Teko is Māori, compared with European for Bay of Plenty Region as a whole.

Total population

- 627 people usually live in Te Teko. This is a decrease of 3 people, or 0.5 percent, since the 2001 Census.
- Te Teko has 0.2 percent of Bay of Plenty Region's population.

	Te Teko	Bay of Plenty Region
Male	303	124,812
Female	321	132,567
Total	627	257,379

Symbol:
C confidential

	Percent
European	19.7
Māori	95.2
Pacific peoples	4.8
Asian	0.0
Middle Eastern/Latin American/African	0.5
Other ethnicity	0.5

Symbol:
C confidential

資料來源：Statistics New Zealand

<http://www.stats.govt.nz/>

在這個鎮上一共有 6 間毛利聚會所 marae，每一間由不同的家族建立，其中有一間是某個家族的年輕人自覺，決定回家鄉建立一個現代化的 marae，筆者前往該地的時候仍在建築中。

1987 年時 Edgecumbe 曾發生一個相當大的地震，是 Te Teko 居民經歷過最嚴重的災難，然而即便如此，該地區亦沒有很嚴重的生命及財物損失。此外，自從 Kawerau 的水庫和 Rangitaiki 河堤防築成後，Te Teko 的居民也很少需要面對淹水的問題。

二、 儀式與特殊活動

這一次的田野可行性計畫調查，筆者很幸運的受到 Ngati Rangi 與 Ngati Awa 部落人的幫忙，在碰巧的時間點參加幾個對毛利人而言重要的儀式活動，除了這些傳統的儀式之外，在現代化的生活中，仍然可以看見毛利儀式的影子融入其中。以下就筆者參加的幾個儀式與特殊分別述之：

1. 神聖空間的 healing journey

當我第二次拜訪 Ngati Rangi 的 Keith 先生後，他和他的妻子帶我前往 Rotokura 湖生態保育區，進行一趟精神治療之旅。Rotokura 湖是 Ruapehu 山的火口湖中最接近平地的一個湖，在前往上山的路之前，Keith 先生與妻子 Mercia 先帶領我們做了一串 karakia（祈禱詞），告訴那裡的精靈我們要來拜訪，並且希望那裡的精靈指引我們在這趟旅程中的目的是什麼，Keith 先生告訴筆者每個人的目的都不同，因此上山後精靈會讓每個人看見的東西也不盡相同。Karakia 結束後，我們就踏上第一段路程，這段路程是沿著 Waitaiki 河邊開的，走這段路的時候我們不能講話，直到了一個地點後我們停了下來，Keith 先生要我們大家都閉上眼睛，放下心裡所有的思緒，仔細聽聽森林要對我們說什麼，之後再往前走會遇到兩個湖，到第一個湖之前都不能說話。

於是筆者便跟著閉上眼睛，在那裡靜默了約有三到五分鐘，就往前走到第一個湖。到了第一個湖後，Keith 先生要我們分享靜默的時候有沒有聽見什麼，接著便介紹這座湖。首先到達的是一座人工湖，Ruapehu 區議會為了吸引釣客而修築，原有的植被有些受到破壞，然而這個人工湖現在反而成為許多鳥類的家。接著我們前往第二個湖，中途 Keith 與妻子

一路介紹許多當地的植物以及其用途，直到要進入第二個湖之前最後一段路，必須由女子走在前頭，男子在後面跟著，安靜地走了一段後 Mercia 挽著筆者的手開始 waiata (唱歌)，唱到一半 Keith 便加入她，歌詞內容似乎是和 Rotokura 湖的精靈和 Ruapehu 山溝通。做完溝通後，Keith 與 Mercia 便走進湖水中，Keith 走到比較深處繼續以 karakia 的方式與精靈溝通，溝通完後就拿了一個瓶子裝起湖水，據說飲用湖水具有治療的效果，然而這趟旅程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治療，一旦精神和心靈得到醫治，人身體上的毛病也會跟著痊癒。筆者也脫下鞋子走入湖水中，然而時逢冬季，湖水格外冰冷，筆者僅待不到五分鐘就忍不住上岸，Keith 則穿著短褲、整條腿泡在湖水中長達約 20 分鐘，執行完整個儀式。

回程的路上則沒有什麼禁忌，他們繼續介紹當地的動、植物給筆者認識，直到走到平地停車的地方，二人再次為筆者 karakia 送上祝福後，便結束這趟旅程。

2. Hura Kohatu 一年後的喪禮

Hura Kohatu 是毛利人生活中一個重要的儀式，字面上它的意思是揭開石頭上的黑布，因為毛利人認為人死後，活著的親屬就好像頭上被一朵烏雲壟罩住，於是人在下葬後也會在他的墳墓上蓋上一塊黑布，而毛利人的墓碑時常是一塊漂亮的石頭。通常在喪禮過了一年後，與死者同屬一個 marae 的成員如果能湊集足夠的物資，邀請紐西蘭各地的毛利部落前來參加這個一年後的喪禮。有時會依照家族能蒐集到的物資，或是死者親屬的需求提早或延後舉行。透過 Hemana 先生的帶領，筆者前往位在 Rotorua 的 Whakarewarewa marae 舉行的 Hura Kohatu，這場儀式是為了紀念兩位連著兩個月過世的兄弟，其中一位在澳洲過世，死後親人將他的遺體接回紐西蘭舉行葬禮。

儀式首先在 Whakarewarewa marae 舉行，來自紐西蘭北島各地的毛利客人全部身著黑衣聚集在 marae，女子站在前面，男子在後，直到 marae 的大房子裡走出一個女人出來歌唱呼喊歡迎我們進去，我們才開始往前走，而在賓客的行列裡，有一個女人走在所有人最前面，一邊行走一邊與在 marae 大房子前的女人互相對唱。

進入大房子內，女人和小孩皆坐在地上，唯有男子坐在椅子上，經過一連串的演講、waiata 後大家會站起來，互相 hongiri (碰鼻子) 打招呼，接著便前往墓園，這個家族的人請了一位聖公會的牧師為大家舉行儀式，在墓園裡牧師為大家說一些祝福的話，唱了幾首詩歌，便由這個家族所屬部落的酋長說話。據說如果酋長的至親過世，酋長在舉行 hura kohatu 之前都不能在公開的場合發表言論，必須由家族中其他的人代言，直到 hura kohatu 這一天酋長才能再度發言。酋長發言過後，這個家族的男丁們一同說了一段念詞，便將放在墓碑上的黑布拿下來，大家一同唱一首詩歌，就再度回到 marae 一同享用大餐，做為整個儀式的結尾。

3. Tangi 喪禮

筆者在 Te Teko 期間，適逢有一位屬於別家族的老奶奶過世，筆者便跟著 Hemana 先生與他的妻子 Hera 前往參加喪禮。

喪禮是毛利人最重要的儀式，一個人死後必須在第三天埋到土裡，在這三天的期間死者的身體會放在 marae，而在這個時候，不僅是毛利人，一般的人如觀光客也能夠進入 marae。但是正式的儀式會在死者過世的第一天進行，marae 裡的柱子也會降半旗。

首先死者最親近的家屬將死者的棺木帶回來，在 marae 外為棺木蓋上一件羽毛斗篷，

死者其他的家屬則在 marae 裡：女子坐在 marae 的廚房前；男子則站在大房子的左邊。直到一個女人站在大房子前歌唱呼喊，最親近的親屬由女子在前、男子在後，帶著棺木一邊似泣似歌的走進 marae。跟著親屬後面走入的則是來弔唁的拜訪者，同樣是女子在前、男子在後，進入 marae 時站在大房子左邊的男子們會進行一段 haka。拜訪者必須等到親屬帶著棺木走進大房子旁邊搭起的帳棚後，女子圍繞著棺木在地上坐定、男子在旁邊的椅子上坐定後，才能到拜訪者的地方坐著。

整個儀式也是一連串的演講，由死者親屬的男子為主，共有五位男子進行演講，每一個人講完話後所有死者的親屬都會唱一首歌 (waiata)，等到主人方都說完話後，拜訪者這一邊也由兩個人做代表起來講話，其中一位是屬於 Hemana 先生 marae 的人，講完一段後所有拜訪者也會唱一首歌。演講都結束後，拜訪者一方會由一個人拿著一個白色信封，裡面裝著錢叫做 koha¹，放在草地上，主人方則會派出一位男子抬起 koha，作一段演講感謝拜訪者，接著拜訪者便站起來前往與死者家屬 hongī (碰鼻子)，一般而言只有女子可以走進帳棚裡和死者最親近的女性親屬 hongī，並且觀看死者遺體²。大房子前放著水瓶，和大家 hongī 完後必須到那裡用水洗洗手和臉。洗完後就可以到廚房，與所有人一起享用飲食。

筆者以一個 manuhili (外來拜訪者) 的身分參加這個儀式，在要進入帳篷內與死者最親近的親屬 hongī 或打招呼時，額外感到尷尬，然而這些親屬即便哭得再傷心難過，見到筆者仍舊不忘道謝，與筆者擁抱、吻頰或 hongī，甚至好些人握著筆者的手問候筆者手怎麼那麼冰冷，令筆者感到十分特別。

4. 生日宴會

Hemana 先生告訴筆者，對毛利人而言最重要的儀式莫過於喪禮、hura kohatu 以及生日了，毛利人直到 60 歲後才會舉行大型的生日宴會，邀請所有的家族人參加。筆者在 Te Teko 期間恰逢 Hemana 先生大女兒的婆婆生日，他便帶著筆者前往 Rotorua 參加這場宴會。

這場宴會是在 Rotorua 市中心一間 millennium 飯店舉行，從下午兩點半開始陸陸續續可在飯店大廳裡，見到許多身著禮服和西裝、從 Te Teko、Edgecumbe、Kawerau 甚至 Wanganui 地區的親戚前來此處。到了三點半左右大家開始進場，賓客按著桌次號碼入進入會場，第一桌是最年長的長輩。當所有人都進場後，壽星的兒女和第一桌的一些長者們列隊站在門口，此時由壽星的一個孫女用毛利語做歌唱呼喚，壽星才和她的先生一同走入會場入座。

整個生日會除了大餐外，也穿插著許多壽星的親人說出與他們對壽星的記憶，獻上祝福和歌曲，壽星自己也說了很長一段感謝詞，之後才送上蛋糕。甜點吃完後，便將所有的桌子收到一旁，有樂團為大家演奏，大家則在大廳裡跳舞、談天。

5. 種樹

筆者在 Te Teko 家中的院子，發現家中有一排樹是家人樹，Hera 告訴筆者每當家中有小孩出生，毛利人就會將臍帶埋在土裡，並在那個地上種下一棵樹做為小孩的代表，希望小孩日後無論身在何處，都能時常回到自己的土地來，通常這些家人樹是不會結果子的原始樹種：kaori、rimu、rewarewa 等。筆者離開前，Hemana 先生也為筆者種了一棵樹，目的是為了紀念筆者在這裡與他們相處的時光，然而他們為筆者選的是一棵會結果子的樹。

¹ 裡面的錢是紐幣，在毛利人的歡迎儀式中，當一個人被歡迎進入這個 marae 時，就必須送上 koha 做為感謝以及幫助修繕 marae 的經費，通常都以白色信封袋裝著。

² 進入帳篷內必須脫下鞋子

6. 風災與淹水

在 Te Teko 期間筆者也適逢一個 storm 來襲，當天恰巧是筆者前往 Rotorua 參加生日派對的日子，前往 Rotorua 的道路有許多坍方，幸好我們平安地到達目的地。隔天回到 Te Teko 時沿路還可以看見許多小水塘，Rangitaiki 河水漲得很高，據說住處的院子裡也淹了一點水，但是沒有大礙。倒是新聞報導鄰近的 Whakatane 淹水的情形很嚴重，還封了一條道路。然而筆者於隔天前往 Whakatane 時交通已經無礙，也沒有見到淹水或當地居民房子受損的景象。



參、 未來研究發展方向

一、 人與地景的互動

筆者在 Ohakune 的期間，從蒐集到的書面資料，以及和一些當地居民（其中包含三位 Ngati Rangi 的朋友及幾位白人）進行正式、非正式的訪談得到的資料，對照後發現 Ohakune 這個小鎮在開發的過程中，人與地景之間的互動關係發生許多變化，其中滑雪產業得進入對毛利人的衝擊更大。

Ruapehu 在 1953 年的爆發造成 Tangiwai 災難之前，Ngati Rangi 的人便已經歷過 Ruapehu 的爆發，也具備相當的在地知識，明白該區域有哪些地區可能會在火山灰溢流的路徑中形成危險，因此毛利的聚落的設立會避開那些地點。同時，他們也有會觀察大自然中的 sign，知道火山活動的發生。事實上，無論是 Ngati Rangi 或是 Ngati Awa 的人都認為這些自然災害是 natural，因為自然環境對於毛利人而言並非單純只是「環境」，基於毛利人的創世神話。根據 Ngati Awa 的人告訴筆者，自然萬物的一切是在人被創造以前就已經被創造，因此自然界的所有事物和人都具有親屬關係，必須抱持著尊重的態度對待。毛利人認為世界的組成不僅包含一般人所生活的物質世界，還包含精神世界、自然世界以及後世，在這幾個世界的中間則靠著 IO 神取得平衡。然而大型自然災害的發生對有些人而言是不正常的，有些則仍舊視為正常，無論正常與否，對於這種造成大量人財傷亡的災害，毛利人認為那也是一個 sign，告訴人們這個世界已經過度開發，人們太過注重物質生活而忽略其他層面，使得世界的平衡遭受破壞，才會出現這麼多災害。

在了解毛利人對於災難的理解和解釋方式後，筆者更進一步產生一些好奇，特別是對於 Ngati Rangi 部落的人。起先筆者以為 Ngati Rangi 的毛利人不喜歡滑雪，因為這似乎是一件褻瀆聖山的事。但是就在筆者與一位 23 歲的毛利女孩以及 50 多歲的阿姨談天的過程中，才發現某些毛利人也相當喜歡滑雪，甚至對這項運動相當在行，只是要滑雪前必須進行一些儀式才不會發生危險。Keith 先生也告訴筆者，過去部落裡的人十分懼怕上山這件事，除非受到山的呼喚，否則一般人不會隨便到山上去，他們認為那會替他們帶來危險，但是現在他們開始鼓勵部落裡的許多人與山接觸，因為每個人都應該藉著這樣的接觸，完成自己的精神之旅，Keith 先生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精神之旅。因此筆者認為，在 Ohakune 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當地人與地景之間的互動方式如何轉變，會是一個值得繼續研究的問題。

二、 災難性的構築

當筆者進入 Ohakune 和 Te Teko 時，都發現一個矛盾之處，那就是紐西蘭許多地方都是地質脆弱的地方，大部份的人都居住在可能發生災難之處，而回顧 Ohakune 和 Te Teko 的災難史，當地居民對於「災難性」的感受也不如目前的台灣如此強烈。可是筆者發現特別的地方在於這些居民對於環境中潛在的危險意識相當高，在 Te Teko 甚至會請消防隊員教導幼稚園的小朋友使用滅火器，以及防震知識；筆者與 Ngati Awa 部落組織內負責災難處理的負責人請教時，她便告訴筆者這個區域潛在的危險是地震後引起土壤液化的問題，若是這個情況發生時她們會如何處理等等，這些知識的獲得除了科學，也藉助許多當地的毛利故事。

而在筆者前往 Ohakune 之前，據說有聯合國人員前往該地，詢問 Ngati Rangi 的人居住

在這個地方是否危險，又他們如何保護他們的山等問題。但是對於 Ngati Rangi 的人來說，了解這個地區的危險性是一回事，有沒有「需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是另一回事。他們對筆者表示，即便真的發生災難，他們還是希望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在訪談獲得這些資料中，筆者也試圖找到毛利語中形容災難最貼切的字眼，這個字似乎是「aitua」，它的意思是不自然的死亡、意外、突然的死亡。它可能是由被火燒死、地震死亡或是溺死造成，到了現代生活裡車禍也算是 aitua 的一種。然而人若是因為 aitua 死亡，其處理的方式與自然死亡沒有不同：同樣是 3 天後舉行 tangi 下葬。唯一不同的地方在於 aitua 造成的死亡可能找不到屍體，在屍體被找到之前無法舉行 tangi，發生意外的地點會成為 wahi tapu（禁忌或神聖地），人們可以進出該空間，但是不可以拿取那裡的任何東西，直到屍體被找到後才會解除這些限制，倘若一直找不到屍體，則依照每個部落的規定的時間取消限制，正常的 tangi 仍舊不會舉行。

如此一來，筆者認為在了解毛利人如何理解災難這件事時，了解「disaster」、「danger」這樣的形容詞是如何被毛利人（或是當地人）與西方科學、地方政府使用，是更值得被研究的問題。



肆、 參考文獻

Barlow, Cleve

1991 Tikanaga Whakaaro: Key concept in Maori culture. Aucklan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Hoffman and Oliver-Smith

2002 Introduction: Why Anthropologists Should Study Disaster. In Catastrophe and Cultur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 Oliver-Smith & Hoffman, eds. Pp 3-22.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Hudson, j and Hughes, E.

2007 The role of marae and Maori communities in post-disaster recovery: a case study. GNS Science Report 2007/15 51 p.

Metge, Jo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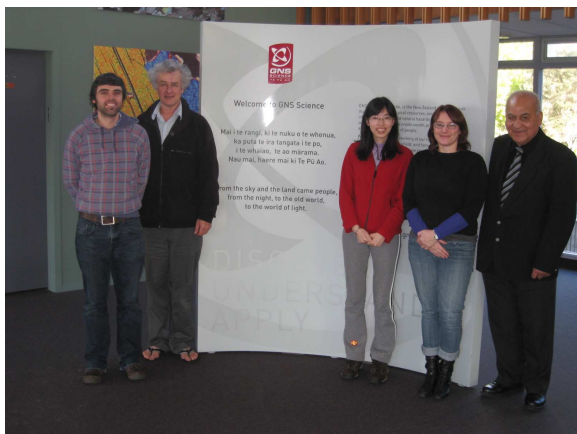
1976 The Maoris of New Zealand Rautahi. London, Henley and Boston.

Reed, A.W

1963 Treasury of Maori Folklore. New Zealand Books



伍、 田野照片(圖片依時間排列)



圖一 前往 GNS 開會。



圖二 參觀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毛利研究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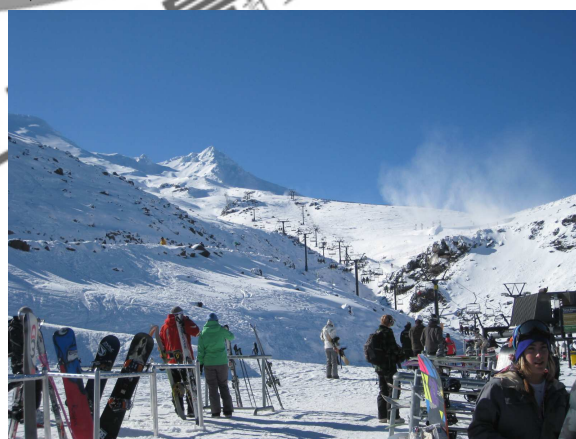
圖三 在 Ohakune 遠望 Ruapehu 山。



圖四 位在 Ohakune 近郊的 Tangiwai 災難紀念碑。



圖五 在 Keith 家享用的晚餐。



圖六 Ruapehu 山上的滑雪場。



圖七 位在 Ohkuane 近郊 Keith 先生的聚會所 marae。



圖八 從 Keith 先生的 marae 遠望 Ruapehu。



圖九 Ohakune 鎮上 marae 外認識的朋友。



圖十 Ohakune 鎮上準備賣出的空屋。



圖十一 Ohakune 近郊的毛利 Ratana church。

世界南島
學術研究
計畫辦公室



圖十二 參觀 Hemana 先生的 marae。



圖十三 Kokohinau marae。



圖十四 Kokohinau marae 大房子裡的祖先柱。



圖十五 參觀 Kawerau 的造紙工廠 Norske Skog。



圖十六 Whkarewarewa marae 參加 hura Kohat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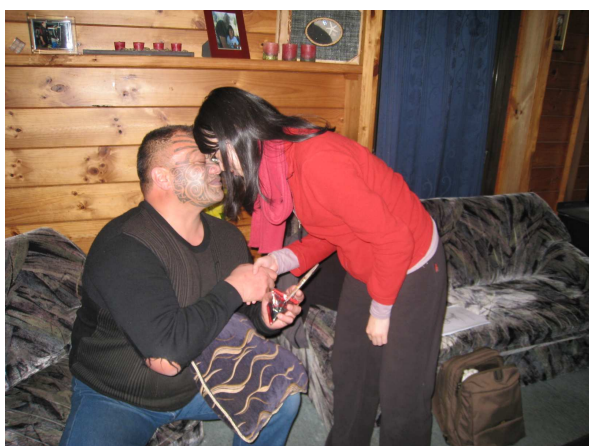
圖十七 儀式結束後的大餐。



圖十八 參觀 Te Teko 小學的歡迎儀式。



圖十九 進入小學後的儀式。



圖二十 訪問 Ngati Awa 文化顧問 Pouroto。



圖二十一 訪問 Ngati Awa 負責災難處理的 Beverly。



圖二十二 平日的 Rangitaiki 河。



圖二十三 storm 過後河水暴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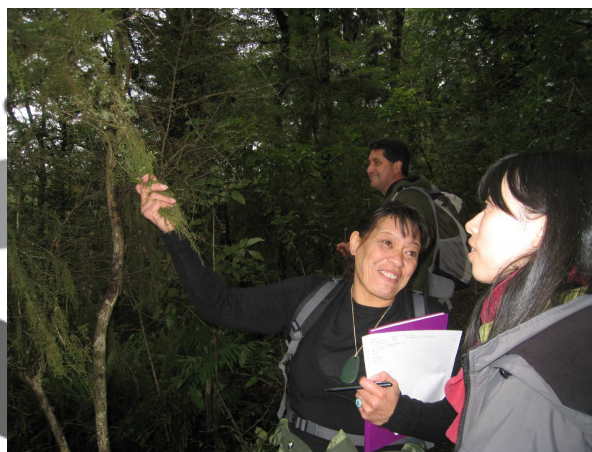
圖二十四 在 Rotorua 參加生日派對。



圖二十五 參觀 1886 年被 Tarawera 火山掩埋村莊的博物館，當地酋長 Barbers 先生解說。



圖二十六 Ohakune 鎮中心的 Maungarongo Marae。



圖二十七 Keith 與 Mercia 的治療之旅。



圖二十八 進入 Rotokura 湖水，Keith 在遠處唸禱詞。



圖二十九 訪問 Ngati Rangi 部落組織工作的 Lira。

陸、 成果評估

1. 計畫目標與執行內容是否符合（如有差異，請說明）

A. 田野地點

本次計畫執行地點與申請計畫書中有些出入，多了 Te Teko 這個地方。原因在先前略有提到，筆者行前做連絡時，是透過 GNS 組織內的毛利策略負責人 Rawiri 先生得到與 Ngati Rangī 部落裡 Keith 先生的連絡方式，然而基於一些時間連絡的落差，筆者與 Keith 先生碰面的隔天他就因為工作要前往澳洲，他僅能將筆者的連絡方式交給部落辦公室和一些他的親友，看他們是否願意幫助我，同時他也給筆者他的一位 cousin（現今算是這個部落領導人）的連絡方式，筆者待在 Ohakune 期間他曾有短暫一個下午停留在 Ohakune，但筆者因為網路通訊不便，錯過與他會面的時間，僅得到他承諾願意網路和筆者來往。筆者後來也前往部落的辦公室，但負責人告訴筆者他們十分忙碌，僅能提供筆者書面資料。由於 Ohakune 面積相當大，平日出現在鎮上的就是觀光客，多數毛利人在此不居住在鎮上而在近郊，居住形態相當零散，加上當地毛利人頗有自主意識，若沒有熟人帶領，要找到他們住在哪裡、獲得他們的信任取得幫助，具有難度。

筆者在出發前便與 Hemana 先生取得連繫，他也表示願意協助筆者。在威靈頓與 GNS 其他人員以及 Hemana 先生開會時，聽說他居住地的附近也有過自然災害發生，他也曾擔任部落的負責人，協助居民在災難發生時獲得生活所需的資源，於是筆者便決定前往該地區調查，等 Keith 先生回國後再回到 Ohakune 看能否有其他機會。筆者很感謝 Hemana 先生一家人的幫助，由於他們在 Te Teko 的大力幫助，使得筆者對於毛利文化、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體會，之後回到 Ohakune 才能獲得更多認同和信任，使他們願意接納筆者。對於筆者所接觸的毛利人來說，筆者這趟前往紐西蘭、與他們建立關係，不是偶而是早就被安排好會發生的事，筆者也相信能夠前往這兩個地點不是偶然，並十分感謝所有在這趟旅程中給予協助的每一個人，特別是 Hemana 先生與 Keith 先生。

B. 研究主題

計畫申請的主題是災難的文化理解，筆者在執行過程中靠著幾次難得的訪談經驗，對這方面的資料獲得許多毛利人對於自然、世界形成的認知，然而詢問「災難是什麼」是一個相當抽象又單一化的問題，因此筆者便從部落和當地的歷史、災難經驗問起，卻發現當地人回答這些問題時，會告訴筆者一整套他們遷移的過程、與自然的關係，毛利人對於他們的起源問題相當好奇，筆者也發現在參加每一場會議時，他們都會介紹筆者是從哪裡來，也會介紹自己的來源，而對於自己的起源則是用「地景」介紹：哪一座是我的山、哪一條是我的河、哪一個是我的 marae、哪一個是我的 hapu（幾個小家庭組成的單位）。災難人類學的討論多半需要與另一個次領域結合，因此筆者才開始想去探討災難、人與地景之間的關係。

此外，在計畫書中預計會關照到應用層面的問題：在遇到災難事件時，毛利人如何與政府協調、溝通。關於這一點，由於筆者前往的時候沒有真正遇到災難事件發生，無法實際進行參與觀察，但是筆者透過與負責災難事務和部落組織內的人，獲得一些部落組織動員的方式，筆者認為這些對於台灣的災難經驗處理也相當有參考價值。

2. 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滿意度

關於毛利文化研究的文獻在紐西蘭已經相當豐富，可以參考比對的資料相當多，但在台灣對於毛利文化的認識不多，能取得的資料也有限，因此筆者這次計畫一個重要的成果是帶回了一些關於毛利研究的資料。除此之外，筆者發現關於毛利文化的研究，大多僅限於介紹傳統生活內容，很少有對一個地區或地點，做深度、完整的整理，筆者此次前往的兩個地點相關的資料也不多，這一部份是筆者所蒐集的資料具有價值的原因。另外，這趟調查計畫使筆者能夠實際進入毛利人的居住地，與毛利人相互交流、建立關係，對於筆者日後碩士論文的田野進行、題目和方向擬定十分有助益。

3. 計畫經費的適足性

本次計畫補助研究者的交通、保險和觀摩經費僅補勉強補足在紐西蘭的生活所需。

交通費的部分是除了住宿之外，耗費最多的部分。由於紐西蘭的大眾交通運輸非常不方便，加上土地面積廣大，要在北島奧克蘭、威靈頓兩大城市外達到便利的交通辦法，就只能租車。此次筆者由於最大筆的租車費用單據遺失，因此所申報的只有小筆的費用。租車後的加油費用也是一筆花費，然而交通觀摩費的限制沒有包含加油費用在內，但以汽車確實是在紐西蘭往來最可行的交通工具。建議辦公室能考量不同地區交通可行性的因素，斟酌調整交通補助費。

4. 檢討與展望

首先，筆者要感謝此計畫給予筆者兩個月的經費，使筆者能有機會實際前往紐西蘭當地，不僅是與當地人建立關係，更可以獲得當地許多書面或實際生活經驗的材料。筆者原先構想前往當地一個月，然而這次計畫執行後發現兩個月的時間十分恰當。由於紐西蘭地廣人稀，要熟悉當地的環境、安排好所有能夠幫助的人與進入田野的生活準備，就花了筆者大約 20 天的時間，雖然中間有些時間由於連絡往返而被浪費，有些可惜，但筆者很感謝本計畫願意給筆者兩個月的時間前往當地，使筆者有充足時間做準備。

筆者前往當地的時間適逢紐西蘭的冬季，使筆者更深刻體驗在 Ohakune 生活的奇特感受，特別是筆者直到離開之前，才有人願意接待筆者住宿，在此之前筆者都住在青年旅社，然而當地一到了假日，便宜的住宿很早就全部被訂光，筆者在此處總共搬了五次家。然而七月前往該地相當適合，但這個時候也是當地人最忙碌的時間，筆者認為如果能有機會夏天前往該地，或許能夠看見完全不一樣的景象，也能找到更多有空的人。

語言方面，筆者在進入田野之前即在網路上學習毛利語，但發現面對真人的時候，仍舊有溝通上的障礙，因此訪談仍舊以英語進行。實際上毛利人一般生活裡，多半使用的還是英語，只有在特殊的儀式時會使用毛利語，筆者認為這或許是增進了解他們如何認知環境的一個關鍵，目前礙於筆者聽懂的毛利語有限，或許之後能以錄音的方式，再請教筆者的朋友話中的意思。除此之外，筆者預計未來要克服的障礙就是「空間」上的問題。紐西蘭地大人少，人分佈的零散加上大眾交通不便利，筆者未來勢必要能夠自行開車，方能更有效進行田野調查。

這趟調查計畫中，筆者搜集到許多有用的資料，無論是書面、訪談或是親身體驗，更直接與一些當地人建立關係，相信這些對於筆者未來的碩士論文進行相當有幫助。目前筆者正修讀一些與環境、空間研究相關的課程，預期加強筆者不熟悉這兩方面的理論，以協助筆者更進一步進行可行性計畫中能夠深入研究的部分，筆者也希望能繼續增加南島文化

面對災難的相關知識，幫助筆者增加比較的視野，找到當地人或是台灣人都關切的主題，完成筆者的學位論文。

